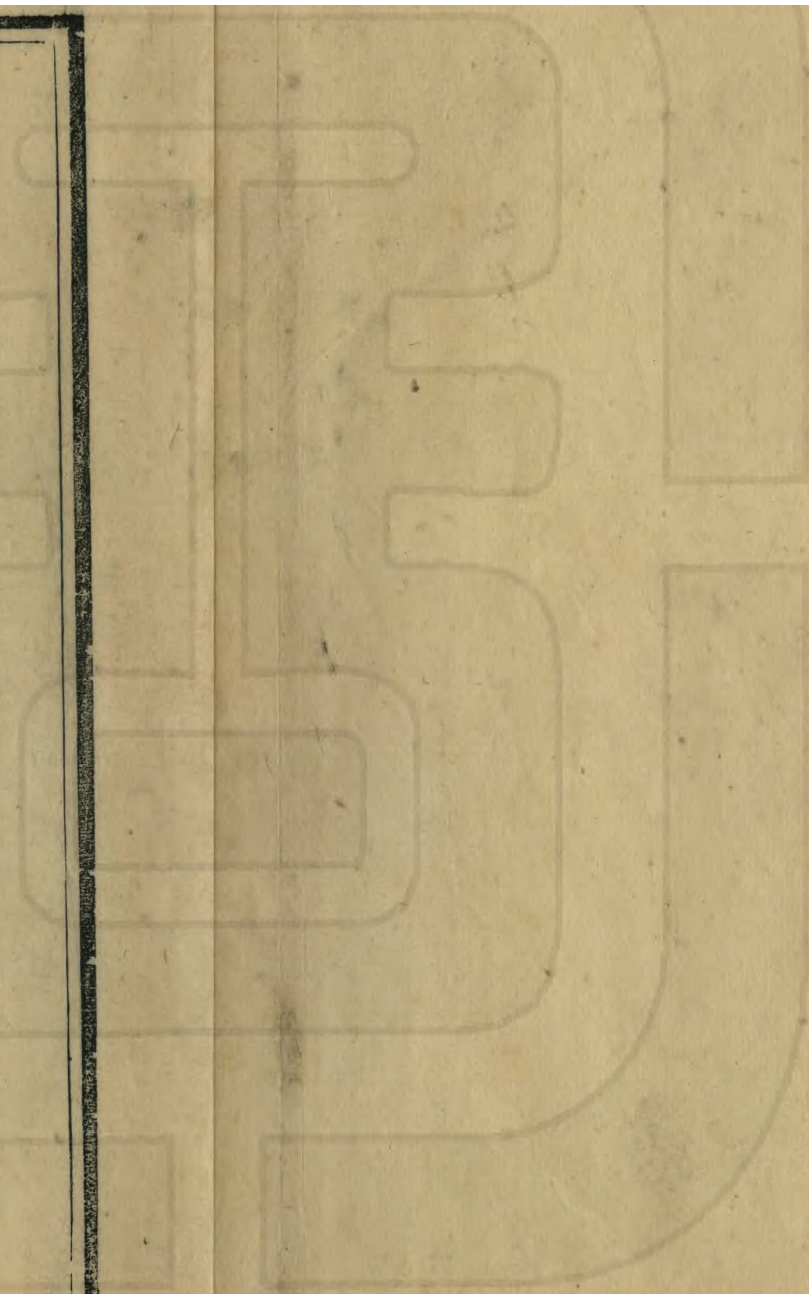


江

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十三

崑山顧炎武寧人輯  
成都龍萬育燮堂訂

都城六朝舊城近北覆舟山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迴二十里近南聚寶山明既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水西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

自舊東門處截濠爲城門拓八里增建南門

二曰通濟曰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而西據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山綠湖水以北直至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獅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清涼二門以

卷十三

江南一

一

接舊西門而周九十六里外郭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闢十有六門東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南五曰夾岡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

東北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

京城志

皇城在都城内之東鍾山之陽前與正陽門直對正南門曰洪武內曰承天門端門端門之北有左右闕門洪武之東曰長安左門西曰長安右門東近北曰東華門內曰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近北曰西華門內曰西上南門西上北門北曰元武門內曰北上東門北上西門近子城東曰左闕門西曰右闕門

大內六門正中曰午門左曰左掖石曰右掖東曰東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午門之內大殿之前曰奉天門左小門曰東閣右小門曰西閣東西隅有東西角樓東角之南曰左順門門之南曰文淵閣西角之南曰右順門奉天門之內大殿曰奉天殿東曰文樓西曰武樓殿之左曰左中門殿之右曰右中門大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由左順門入東曰文華殿由右順門入西曰武英殿謹身之後爲乾清宮宮後曰坤寧宮又二殿曰柔儀春和

京城圖志

舊門在都城內大中衛元南臺地也明朝初取建康始

宮於此

卷十三 江南一

二

天地壇在正陽門外之左初建 圜丘方丘於中都洪武門外之東分祀 天地按京圖志云 聖祖宸斷云以王者父天母地無異祀之理乃建壇於此合而祭之以 仁祖瀆皇帝祀享左右列壇以日月星辰嶽鎮海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城隍之神從祀每歲以正月中旬旬行郊禮自是年穀順成社稷壇在端門之右社稷門之內亦 聖祖謂五土生五穀以養民乃合祭於一壇 太廟在端門之左廟街門之內志云初設於中都皇城

內

龍江壇在金川門外國志云我明朝新建以爲行幸出帥親王之國祀於此

功臣廟在雞鳴山南祀我明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

孝陵在南都外城內鍾山之陽懿文陵附於其側

長安左門之南列宗人府次禮部戶部吏部兵部至工部而止後設詹事府翰林院太醫院長安右門之南列中軍都督府次左軍都督府右軍都督府前軍都督府後軍都督府至太常寺而止後設通政司錦衣衛欽天

卷十三

江南一

三

監列鴻臚寺行人司於長安右門之西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爲三法司設於太平門之外以國子監爲成賢之地設於雞鳴山之陽光祿寺尙寶司六科禁官也設於禁內以太僕寺典牧設於江北之滁州五城兵馬指揮司防捕之官設於成都之內外三十七衛散設於都城之中其隸屬諸司不詳載也

棕園漆園桐園並在鍾山之陽園各植萬株初海運作海舶防倭作戰艦所需甚繁故植之以免取於民

花果園在城內

□□□散在城隅

香稻□香麥廠並在城東以享祖廟

靛園在城西北

紅花地在城北供絲染

鮭魚廠冰窖在城北臨大江以充時貢

琉璃廠石灰窑並在城內

石土廠在城北

紅土廠竹片廠甄廠瓦廠並在城西以備工作

黃船廠寶船廠撥船廠並在城西以充運載

苜蓿園在城東以處牧放

職官

卷十三

江南一

四

都御史五人南北臺一人

總督漕運兼巡撫一人航海安張赫領海運又侯置漕壽

運使永樂中罷使職專命撫臣總之景泰間始命尙

書或右都御史或侍郎僉都御史總督漕事兼撫

淮揚鳳盧徐滁和七州以侯伯充總兵官掛漕副印

鎮淮南錦衣指揮充將以協同近都御史或惟副僉

將兵惟都督者

總理糧儲兼巡撫一人治京府統制太平池徽江寧兼

嘉浙西杭總理儲賦一人近及巡撫浙江專督湖廣直隸軍儲出

督治江防一人即南臺治見總理河道一人治濟寧以真直抵衛即河近都或無工總

者銜

監察御史十有一人南北臺臺五人

巡撫郡縣三人按治四大府三按州一治一蘇州一按治泗州

提督學校一人治縣諸都城內作多畿內郡

治鹺法一人奸治揚私州販察鹺

治屯田一人衛南屯臺種之弊察諸

清戎二人南無常任之多以

江防二人一以南鎮臺江分治一備治安慶

監儲一人以治南鳳臺陽者近督催諸郡倉

戶漕主事五人

卷十三

江南一

五

監督三人北一曹治一徐州洪子城一以治南淮安靖任江之廠

榷稅一人關一徵治揚商州船一料治鈔歲州輸於京皆設

刑曹主事一人

司理一人治漕臺淮院安之理督

工曹郎中一人主事七人

總理漕河一人治也治以高陞中非任之治

漕艘廠一人治造艘科安司

治洪閘四人一一治治沛徐縣州監閘一皆治北呂曹一洪治淮安艘板之閘

兼筭商船料之鈔以南曹者任之鈔

甄廠一人治閘壩儀計真船為南多造寡城借運於京此師以公南私曹者過

之

榷木稅一人

於治燕湖取南漕者任之歲輸

按察分司治畿內者四人

浙江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兼治水利一人

治太倉州

山東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

治徐州徐

河南按察僉事治兵備一人

治潁州

江西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

治九江並戎備志

### 南京宮殿

南京新宮吳元年作真洪武門門當輦道設欂木止車騎衝突進之設下馬牌則大明門循皇城而北長安左

### 卷十三

江南一

六

右門其直大明門曰承天門門內左大廟右社稷壇廟門左右皆樊松雜竹灌內廡左右各有井亭左右角門過右梁明廷上須彌座座凡三重皆可路廟九楹簷際皆有網絲中設靈座南向一東西向各三皆設靈衣後寢殿各有靈床床左右懸燈床前素壁壁前各設方木椅藉黃褥列以裳衣椅簾設履廟左神宮監社稷壇按五方色自前門入北有行禮殿具服殿其直承天門曰端門進至午門兩觀雄麗俗稱五鳳城樓也左置鐘鼓下承以磚堊高帝御槍及地銷子革紙鎧甲在架樓窓繚絲日映其上尤奪目傍為右左掖門進之三殿奉天

殿直午門大會朝之所有東西角門中左中右門兩廡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門右順門後文華武英二殿中華蓋殿後謹身殿進之乾清宮又進之坤寧宮初太內鎮燕尾湖爲之地勢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後悔之二十五年祭光祿寺竈神文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維宮城前昂後漥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興廢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云皇城自長安左右門北又東曰西安門北曰元武門吳人黃省曾常言大內畧曰循城之東經入寶庫古今經

卷十三

江南一

七

籍庫東華門內觀太孫宮東宮之前多梅宮各有寶座龍床床皆五綵雕鏤前堦三梁以上凡宮隔以街壺入文華門殿制頗小西觀奉先殿殿亦有靈床座如太廟寢室以歲時薦享不在是多塵又觀興慶宮之前除積木几只宮內藏衣扇等物箱千餘各繫標牌有彩金龍鳳紅箱七八隻列於中又觀大善殿在小城之上由左門入北轉上至南殿有罔絲門凡六云聖祖覽誦之所其後有石假山下通石梁石山鈎欄下山循而入爲望江樓高際霄已不可梯後爲九五飛龍閣開亦凡九除多萱草底宮有天宮壁藏佛龕轉至內花園中有亭亭



四面各有五□琉璃石臺一座可以登游臺峙嶠瓏古石各五中峻次卑臺之兩崖各函石缸三缸水清燭鬚眉園內多梅竹松栢百世俱足晶瑩特異塵世又觀西□秩以黑金爲之往往用焉宮後有御用廚竈爲銅甑所疊宮間五中設沉香座兩間門相對門間疊虎頭於楔上各有龍床床各含小床可以周迴布席床面朱華格眼或剔地突起雲龍盤鳳宮之前窻皆四面斜毬文格眼或龜背羅文壘勝門紐皆絡漆紅金爲之左右箱宮凡十四又左右翼十二院院各宮三間左右爲房房有壁箱八朱龍金龍爲飾皆左右啓傍屋三間爲廚咸

卷十三

江南一

八

銅竈廚北有小屋三間廚前石井宮廚前又殿五間中有沉香寶座座有金椅左右有龍床出宮是爲棕殿鴟吻簷脊皆棕所成四周爲格凡四十壁粘黃綾又經武英殿至大庖大庖祭器皆木色咸朱比祭列於紅几几上咸刊定薦物品位祭則薦几以往由西華門西上門以出

舊內城六朝舊都元之南臺當京城中國北駐此吳元年作新宮於都城接鍾山之麓右珍珠橋歷竺橋南出

大中橋

古白橋下

入秦淮西達三山門

談遷棗林雜俎曰崇禎中太監劉若愚著酌中志有大

內規制已盡宸居之概矣今孫侍郎北海春明夢餘錄間本劉氏約之予又爲刪潤焉

范守己吳譚

漢書吳縣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云江在北東入揚州川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北至揚羨入海揚州川是孟堅所謂三江也今按南江卽婁江在崑山縣南中江卽宜興之西九水與漂陽高淳高塗水相流通者今築東壩絕之使不東下矣北江卽楊子江禹貢云三江卽入震澤底定意或指此蓋震澤所包者廣凡揚州之湖陂卽是不獨言大湖也今人專以太湖爲震澤

卷十三

江南一

九

而謂吳淞爲南江婁爲中江白茆爲北江誤矣後漢書云震澤在吳縣西後名具區澤按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寢曰五湖則澤自澤湖自湖明甚爾雅云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吳縣南太湖也是以太湖爲具區矣豈震澤卽太湖耶若爾則揚州之藪卽揚州之寢矣多草木曰藪多水曰寢合而一之可乎

郭璞曰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今謂之包山又謂洞庭山誤矣

郭璞曰陽□□有張公山洞密有二堂今宜興東南自

張公洞余與□□一曾入其中信爲壞竒然不知孰爲二堂也縣西北又有善卷洞者上下二重若堂室然豈璞以善卷爲張公耶

越絕書曰毗陵縣南城在荒地上湖中塚者季子塚也名延陵皇覽曰暨陽卿今按季子塚在江陰縣西南不知漢時毗陵城在今何地去其塚當不遠今謂武進爲毗陵誤矣

吳越之地秦置會稽郡治吳縣領縣二十六北至曲阿丹徒南至富春東至鄞句章西至陽羨烏程西漢因之項羽殺會稽太守殷通在今吳縣後漢順帝時移會稽

卷十三

江南一

十

郡於山陰以其地置吳郡割富春餘杭以北十三縣屬之丹陽郡漢初爲故鄣郡治故鄣郡在安居州北武帝更名丹陽移至宛陵領縣十七東至句容南至黟於潛西至蕪湖北至江乘內有丹陽縣不知今何地晉改爲丹陽以城西有山多赤柳故當不在句容東也唐置丹陽縣於丹徒東不知何據考之乃古曲阿縣地孫吳割會稽丹陽地置吳興郡治烏程其臨安餘杭武康於潛改鄣安吉皆屬之與吳郡丹陽謂之三吳

丹陽郡舊有石城縣漢書云縣有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是漢時江水曾分流東

南入海也未知何代湮塞而其縣不知在今何地按晉史建業秣陵江乘屬丹陽郡石城屬宣城則郡非今石頭城可知今謂石頭城爲石城誤

故鄣郡漢初所置高帝封吳王濞王會稽豫章故鄣三郡是也武帝元封二年改故鄣爲丹陽漢書原無秦置字范氏後漢書妄云秦郡武帝時改名蓋見鄣郡上有故字遂謂非漢郡不知故鄣自是縣名漢高以之立郡爾故鄣縣在今安吉州境內故鄣地也非謂故時之鄣縣晉書承訛遂大書云秦始皇并天下置鄣郡大誤按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無所爲鄣郡者劉廙謂故鄣非郡名亦未是

卷十三

江南一

十一

陳沂金陵圖考云秦并天下以金陵地屬鄣郡改楚金陵邑爲秣陵縣及東游會稽過吳從江乘浦渡置江乘縣皆統於鄣鄣郡不詳治所志云在石頭城地史載吳興郡西金陵本吳興西境也按孫皓割會稽丹陽地置吳興郡治烏程領十縣西北至於潛故鄣安吉而止距金陵不啻四百里謂金陵爲吳興西境可乎史謂吳興郡西正指故鄣縣非石頭城也

文獻通考云吳主孫權初鎮丹徒謂之京城後都於秣陵改爲建業金陵圖考亦云建安十三年孫權領丹陽

郡自宛陵遷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郡在淮水南按吳志建安五年曹公表權爲計虜將軍會稽大守屯吳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是權未嘗領丹陽郡亦未嘗鎮丹徒也徙治秣陵爲建安十六年事

宜東縣有東九水西九水居人不識其義加水爲沆郡縣至水利考諸書俱作沆字按沆音軌側出泉也豈得音九漢書地理志云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

卷十三

江南一

十二

會稽吳縣東南入海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爲北江金陵志云中江舊經溧陽州界今永陽江亦名九陽江在州西北三十五里卽其遺跡前漢地理志桑欽水經皆云出蕪湖縣西南東北至陽羨入海開元間蔣日用作宜興城隍記云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借云云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灣作五堰拖輕舸饋糧其遺跡在溧陽界銀林雙河東壩之地蘇東坡奏議云深陽縣之西有五堰所以節宣九陽江之衆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南人販賣籐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阻因

賂官中廢去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之水或遇雨暴漲皆入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矣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尙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九陽江水入荆溪耳據此則東九西九正所謂九陽江也何得爲汎乎

秦淮舊云秦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於是東遊以壓之乃鑿方井斷長壟爲瀆入江故曰秦淮按桑欽水經云淮水出陵陽縣東南北入大江實錄志亦云本名龍藏浦有二源一出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出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至江寧方山埭而合西

卷十三

江南一

十三

注大江則非始皇所鑿明甚故昔人多云淮水不云秦淮祥符江寧圖經云淮水去縣一里山謙之丹陽記云建康有淮源出華山輿地志云淮水發源華山在丹陽之界徐爰釋問云淮水西北貫都吳時夾淮立柵宋元嘉中浚淮起姑熟廢田千餘頃是也惟孫盛晉春秋云是秦所鑿不知何據或云方山西瀆三十餘里秦鑿也金陵圖攷云孫吳都城在淮水北五里據覆舟山下周迴二十里十九步今據覆舟山南距淮水僅五里耳按方圓圍徑法周二十里十九步方五里有餘也豈當時都城北負覆舟山南臨淮水耶又何以云在淮水北五

里也又云都城之正門曰宣陽又南五里至淮水有大航門豈古時里數狹小耶抑淮水遷徙無常耶

江乘記地云石頭城山嶺嶂千里相重若一游歷者以爲吳之石城猶楚之九嶷也山上有城因以爲名建安間孫權脩理改爲石頭城用貯軍糧器械按今石頭城山不二里許所謂千里相重者豈以沿江諸山盡名石頭城耶

金陵志考証曰按公室記吳遷都建業有曰太初宮者卽長沙王故府有曰臺城蓋宮府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蓋丞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有曰倉

卷十三

江南一

十四

城蓋儲蓄之所在也皆不出都城之內蓋臺城在宮後卽吳之苑城宋元嘉二年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侯景攻臺城燒大司馬門大司馬門宮府前門也則臺城與宮府爲一可知又按宋書徐羨之住西州高祖嘗思之卽步出西掖門往見焉則西州似在都城內又按晉書謝安鎮新城欲須經理大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乞返旆詔許還都聞當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慨言自失及薨後有所知羊曇者輒不樂彌年誓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不覺至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因慟哭而去則西州門又似

都城西門也又按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於清溪東南臨淮水去臺城四里則東府不在郡城內矣輿地志云石頭城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若爾則石頭城在都城西別爲一城矣何周札開門迎王敦入石頭城而都城遂不復守也使當時嚴守都城則敦雖據石頭亦未必旬日能陷都城何至使敦軍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耶豈石頭城卽都城之門戶別無城隍可守耶則所謂西陽等門者又何門哉

卷十三

江南一

十五

東萊呂氏十論

吳論

孫權起於江東拓境荆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北敵曹操西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已死不叟繼世中原有可圖之釁權之名將死亡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爲固者東南之地所以爲強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地又爲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而孫氏之兵又爲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強長江



而上達於江陵轉江陵之南阨於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阨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非有潼關劔閣之阻也自廣臨而渡京口自歷陽而渡采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草之固濡須破則江上不知所以爲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衆皆江南舟子縣力薄才之人區區招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充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如此之固且強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衆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歟始權

卷十三

江南一

十六

之初立曹操下荊州移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翻然而悟開周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伯之業者用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借荊州而不反關公頡頏於上流權謂養關公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之懼曹操之乘其弊也乘關公北過許洛操以朝命見招權乃上牋擊關以自効使呂蒙陸遜一襲而得之全有荆楚西閉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公恐曹氏掎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

臣於魏受其爵封擊備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又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爲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於殺翼德備亦欲結已爲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於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陵憤權而東征謂權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攻合肥權若拒之於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沮江沔春方水生義無所用操歎息而返此又權之謀也操既還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

卷十三

江南一

十七

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尙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服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稍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間益善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不知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却之於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爲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丕不休故開而致之頻江而不與之戰□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

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爲兵公不用則士氣鈍疆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晏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譎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爲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爲所用多南兵便於舟楫短於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捨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意亦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倖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禮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己爲百姓屈也與邢貞爲盟陰以怒其部下方且爲進攻之

卷十三

江南一

十八

計而自卑屈如此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爲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負亦用課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爲阻而與曹劉爲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爲雄不能與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輯馬步之銳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並進孰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犄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爲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

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爲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况子孫乎其國不能保也况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惴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則亦惴惴然矣籍使孫皓不爲暴虐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効權之畫江爲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惟陸抗知此抗言於孫皓曰長江浚川限帶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審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爲不足言而所謂智者所先則有道也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晉論上

卷十三

江南一

十九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過淮東而晉時得中原之地吳旋爲晉滅而晉更石勒苻堅之強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才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爲共主故也以正統所係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讎恥恢復舊物晉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齊桓公晉文公越王勾踐皆中國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遊談□□□愚者以放誕爲

娛庶政陵遲風俗大壞故威□兵柄奸人得竊而取之  
小則跋扈大則篡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  
政事不修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  
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修任屬  
賢將而待可爲之時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旣內無  
政事外之任屬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而我無  
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褚衰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  
必非時賢所辨殷浩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  
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之會內  
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由是觀之則晉之政事不

卷十三

江南一

二十

修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爲也然謨  
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其餘慕  
若度德量力羲之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  
復所及長江而外羈縻而已二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  
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讎恥之期端坐江  
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且夫東  
晉之初其強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尙能  
欲自強而不肯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善然亦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材弱敵強  
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

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  
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適盡司馬  
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計智之士今伐之是其阨會  
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修之政不目量其材與  
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  
羲之與諸葛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其一偏世之人好  
興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爲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  
謨王羲之之言爲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  
動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聖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  
事貴乘隙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急自治政事既修

卷十三

江南一

二十一

恢復之會已具事會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觀釁而動將  
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實徒  
爲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滅非愚之  
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  
旦機會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慮東晉之事如此者多矣

晉論中

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事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恆亡夫  
無敵國外患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蓋旣無法家  
拂事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於危亡而不自知東  
晉之未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強臣專制上下惴恐

如處積薪之上而火燃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亦自以危亡爲憂是以內雖王敦蘇峻反叛相尋桓溫擅權廢立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於上而王導溫嶠陶侃謝安謝元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溫旣死苻堅復亡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非有向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於關西慕容相踐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爲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於上道子之徒竊威柄於下謝安謝元至以功名自疑矣安元旣死其政

卷十三

江南一

二十二

愈壞甚於己危將亡之時泯泯靡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開不待外敵之強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爲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况東晉仇恥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貝愚哉

晉論下

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隋爲王宋爲伯愚謂不然併吞海內之形勢關中爲重河北次之關中者用秦漢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關中苻堅以關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關中後周

以關中取河北隋唐以關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關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三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則關中爲重河北次之顧不信乎宋武帝非獨不得河北暫有關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經百戰戰勝攻取髣髴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而北至強虜前無橫陣旁無堅敵逆河而上開關而入之用之如健瓴破竹之易可謂竒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武之失關中其失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中

卷十三

江南一

二十三

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用廣固欲盡阨其父老韓範力陳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妻孥前賢論之以爲舉事曾苻姚之不如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哉其一失也宋武帝之時公室皆輔晉人所知也然能輔晉而行則仗一時義勇之氣爲晉洩百年之憤天下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天下今急爲篡奪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爲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武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問崔皓皓嘗策之以爲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



北之人未嘗據連城舉大衆來附之者裕獨用南人轉  
輾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收燕之後選用燕之豪傑  
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豪廣募壯  
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衆共之攻伐元魏則  
中原盡得矣東掃慕容之餘燼西剪赫連之遺種以裕  
之智勇王鎮惡檀傳朱沈之徒爲爪牙而謝晦之徒主  
謀議何爲而不成裕之施爲旣已不能選用燕齊賢傑  
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縱無所練之士卒南  
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易便  
南兵不可專用有三雖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易困

卷十三

江南一

二十四

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  
征鯨布張良戒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以高祖爲持  
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  
據洛陽曰漢軍騎入梁楚之間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  
易也吳楚屯聚數日無食而口裕軍至長安已謳歌思  
歸此易困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曰暴市肆此易亂而  
難整也裕旣無中原之衆欲以南兵收關中人無智愚  
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爲劉穆之死急於篡取愚  
以爲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己所行事已失中原  
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則

南人思歸既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況關中乎數十午之得一朝之失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郡可不以裕爲深戒哉

### 宋論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爲宋武帝舊物故竭國家之力掃國中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畧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能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任專屬猶恐不免於敗況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機於九重之上機會乘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使到彥

### 卷十三

江南一

二十五

之輩遇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強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武帝失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由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南遷褚裒殷浩桓溫謝元皆獨由一路以進至於武帝則水陸齊驅故能成功今文帝獨專用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於關陝而孤軍無援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口

於淮外委以經畧不獨用南兵而號名中原之衆不獨恃舟楫而修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也文帝修政事爲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齊論上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甚大而衰夫元魏以夷狄之強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爲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向者習戰之俗何其

卷十三

江南

二十六

相反哉蓋自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羣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計馬牛錐刀之利也美馘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飢餒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競戰國功取之勳也故雖夷狄而流爲承平無事矣夫以中國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淫致亂况夷狄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天姿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於此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習俗然猶上下

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後其國衰矣竊譬之夷狄鷲鳥也去其利爪而傳以鳳鳥之羽則無德可照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徐氏享國日淺梁武謬於攻取坐待元魏至於國分爲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蓄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有據其中原如是之久哉

### 齊論下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場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昫爲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寇我

## 卷十三

江南一

二十七

有以爲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竒策而齊禦之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能追擊魏全軍而返然魏得沔北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勝之故不敢深爲報服之計待其通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者亦計之是者也然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篡立爲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爲名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邊備不修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夷狄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胡馬強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以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乘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取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市里此豈弔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陣宣布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不版圖必當爲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戰伐而少馬慶之既麀北兵於平原曠野使狹騎而用胡可

卷十三

江南一

二十八

敵哉自臨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疑則廣兵之計顧必不行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衆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竒材未易議者也著其所不及以俟有慶之之才者試觀焉

梁論下

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納景得禍也速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黨輪

趙平原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武帝之納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疑不容於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下忽以三十州數千里之地來歸可謂無故之利矣武帝思慮朝廷諫說非不詳矣始疑而終納之可謂利令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無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師幾致國亡梁致臺城之陷至於國亡其禍又甚於趙也趙有強秦之地摧之以致禍梁既無強秦之敵而獨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勿受可乎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

卷十三

江南一

二十九

多者勝如之何勿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位爵而勿遣兵王思政則請因而進取乃思政與李綽趙弼輔之固已制其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逐景出之則已傾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姦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景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地武帝設施羅網畧無西魏之一二何爲而可納武帝既信其姦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景敵也不足以制景一失也又信朱異捨翻陽王而以淵明爲將帥是有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

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而廢之可也反豢養於邊陲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二子宇文說辭自辨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爲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制畜遂捨鈴鍵而縱之盜據邊疆則又從而與之跋扈不遜則又虛辭而說之高氏以淵明爲間則又不能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其所施之方畧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萬萬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得景絲毫之力而受印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亡之方畧制宜尙鑒茲哉

卷十三

江南一

三十

陳論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視吳又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而已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况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晉以來習於水戰以此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比彼大河猶有捍湍之虞若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武昌巴陵號爲控扼豈秦關劔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南以爲戰地荆楚控扼上流又有戰師戰於江中然後可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曰亡淮南荆襄而獨憑恃其

流以爲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旣失淮南又失江陵而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而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徒江而下淞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荊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荆襄楊索之師泛江而下沿江鎮戍能禦而不能破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於峽口皆可渡吳陳三世之後亡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有江淮旣死而後李昇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方其有淮南諸郡則步濶高視東攻二浙西取湖南南取閩越南方莫強焉及淮南爲周世宗所敗則自窘以至於亡亦失淮南不能守江南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若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旣有成見謹勿割棄荆淮而爲守江之論也

### 山堂考索

兩淮山勢由少室而來至於桐柏而愈大自桐柏而降危岡斷塹纍纍相屬接於巢湖幾一千里

淮東川澤之國凡小洲大渚沙嶼石積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射陽山陽縣境老鸛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

淮西山林之地凡重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通人所



難到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廬江諸沿邊而言凡九十四處而外有無水之寨六

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晉元帝渡江迄於陳抗對北虜者五代得淮南也楊行密割據迄於李氏不賓中國者三姓得淮南也吳不得淮南而鄧艾理之故吳并於晉陳不得淮南而賀若弼理之故陳并於隋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能自保矣

### 江防

長江自蜀峽而下至於瓜儀首尾數千里國家無處不

### 卷十三

江南一

卅二

設守兵分守地然特以備小偷出沒期於會哨無大警而止耳不足以當巨寇也何也沿江之守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阨險不過數處而分地乃有百千宜其無所恃緩急也承平旣久武備曰弛近者流寇發難往來攻掠無所禁禦而自長江以南限以一水僅而自完然賊之欲窺此非一日矣蘄黃之間爲其孔道不足復言又嘗下至淮浦上遡井洛竟長江所極無地不控一處不牢則所至糜爛矣然不據我要地示以形勢而緣江爲守此正宋臣汪立信所言長江七千里百里萬人當七十萬乃足也卽國家安得此兵力哉愚嘗攷之白漢以來

至於我明朝緣江而渡與扼江而守之事而彼賊所欲渡之處我得據險以制之緩急輕重之勢可驗而知也賊今者分半自鄖房而至洋梁將入夔州使蜀人拒之不得入峽則乘江而下其一道也劉先主伐吳令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而自率諸將自江南巫峽而出晉人伐吳王濬唐斌以巴蜀之師出峽江隋伐陳楊素以舟師下永安出蜀江唐討蕭銑李靖自夔州順流東下峽江吳曦舉蜀降於金約以舟師繇嘉渡東下是也既已出蜀江則由荆門夷陵而至江陵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吳將朱然守江陵時江水淺陋魏將夏侯尚作浮橋

卷十三

江南一

三十三

以攻城晉伐吳杜預曰江陵宋南郡王義宣荊州刺史沈攸之皆自江陵下西魏伐梁元帝子謹渡漢自黃華四十里至江陵隋伐陳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唐伐蕭銑李靖自金門宜都進至江陵黃巢在荆門曹全最爲所敗收衆渡江宋太祖伐江南遣曹斌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元伐宋伯顏自巴東下宋將高達以江陵降元主喜曰荆南既定守鄂之軍可以無憂是也由江陵北至襄陽其一道也晉杜預鎮襄陽以圖伐吳梁武帝自襄陽起兵隋伐陳秦王俊出自襄陽元伐宋圍襄陽數年而後下是也自襄陽至竟陵出漢口其道一也隋伐

陳秦王俊屯漢口節度諸軍梁武帝遣王曹諸軍自漢口濟江元伯顏由襄人漢聲言取漢口渡江遣竒兵襲沙蕪口奪之因由漢口開壩遂引船入淪河轉沙無口以達江是也由漢陽北至黃州府循西陵舊跡以下其一道也陸抗表吳主曰西陵國之藩表旣處上流若一旦失之敵便順流星奔電邁此安危之機也元始祖南伐至黃州漁人獻舟爲響導世祖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元將董炳文言於世祖曰長江宋所必守臣請嘗之率艨艟鼓擢疾趨北軍遂渡江是也旣已渡江卽抵武昌其一道也魏武帝臨江周瑜住夏口宋荊州刺史沈攸

卷十三

江南一

卅四

之南下齊高帝以夏口衝要乃以柳世隆行郢州事以拒攸之梁武帝起義自圍魯山以拔夏口黃巢渡江攻下鄂州元人渡江亦先取鄂是也夏口旣下或順流至九江其一道也沈攸之南下齊武帝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乃留屯湓口梁武拔夏口卽緣江上道至潯陽江州刺史降金兀朮南寇一軍自蘄黃犯九江是也旣至潯陽卽直指石頭其一道也宋孝武之討元凶桂陽王休範之起兵皆自潯陽抵石頭城也至蕪湖據姑熟共一道也梁武帝受江州降遂至蕪湖是也武掠江西亦一道也黃巢渡江掠饒信等州金人渡江由大治

趨洪州是也如我軍固守襄漢賊無順流直下之勢復從蘄黃步來則廬州其一道也吳人時從合肥以攻魏作堰濡須以自保魏武軍居巢吳大帝守濡須隋伐陳韓擒虎出廬州楊行密在廬州自銅官渡江襲宣州金人自拓臯河入寇劉琦拒之於此金主亮南侵入廬州是也和州其一道也蘇峻自溧陽反陶回請庾亮守江西當利諸口亮不從峻濟自橫江登牛渚宋元嘉中魏主南侵遣永昌王仁出橫江侯景拔歷陽自橫江濟政采石陳高帝秉政梁任約等自采石徑向石頭隋伐陳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隋輔公柘自歷陽渡江取丹

卷十三

江南一

卅五

陽宋曹彬自采石以浮橋渡金兀朮南寇分一軍自滁和入江東宋虞允文舟師敗金主亮於采石開禧搆兵金人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我朝太祖自河陽渡牛渚磯以拔采石是也太平其一道也王敦反舉兵姑熟蘇峻襲破姑熟以取鹽米梁武帝東下據姑熟侯景自采石襲破姑熟韓擒虎自采石進政姑熟半日拔之金人乘杜充無備渡江拔太平元人敗賈似道於池之丁家州太平遂陷陳友諒陷我太平奄至石頭是也揚州□瓜儀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親臨廣陵者再桓元□劉毅等襲斬桓宏於廣陵卽濟江宋文帝元嘉中魏□

南代遣魯秀山廣陵魏主出瓜步宋廢帝之亂崔慧  
自廣陵濟江隋伐陳賀若弼於江陵濟江金主亮南侯  
至瓜州臨江築臺李全謀反欲取揚州以渡江既聞二  
趙入揚州攻之不克是也通泰其一道也唐江淮都統  
遣將鄧景山自海陵濟江趨常州以拒劉展金人南下  
宋高宗在鎮江問羣臣去留呂頤浩欲留王淵言鎮江  
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則奈何也  
既已渡江不趨金陵而趨京口亦一道也宋崔慧景渡  
江至京口徐州刺史開門納之唐劉展邀節鉞舉兵自  
廣陵渡江襲下蜀陷潤州而後攻昇州孫儒舉淮蔡之

卷十三

江南一

卅六

兵渡江至潤州而後南攻宣州虞允文已破金人謂李  
顯宗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合京口不可無備顯宗分  
兵允文還鎮京口是也凡此諸道自來入江之事備其  
變矣要而論之則有二焉自荆楚入江者順流而下全  
乎用舟楫者也自淮甸入江者截流而過不必預謀水  
師掠舟而濟濟則棄之可也從荆楚而來者彼則聚衆  
而進我當量遠近而爲之備遠則鑿絕襄樊已過則立  
柵溢口近則屯守梁山又近則保石頭據新亭此江左  
立國守禦故事也從淮甸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  
無所不守當宿重兵於淮南就其緩急而爲之分配使

我常有出而向之之勢者韓世志中兵八萬於山陽而金人不敢南下保江之要無出於是也若退而自保則形勢與敵兵共之矣葉適知建康上言孫氏嘗以北江守江南唐失之今乞兼制江北宋朝從其言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敵若有涯則長江以北港浦蘆葦之處豈可潛師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卽此知守於江外不當守於江內也從荆楚而來者非有強敵卽大將握重兵而輕下流者也如其來也勢必重大未有偏師出而不意者至也故不宜輕與接戰須扼險以老之昔之善守者每避其始至而擊其惰歸欲我實力而聚於堅城也從

卷十三

江南一

卅七

淮甸而來者則不當以勢力多少論也自曹氏父子及苻秦元魏擁衆百萬而不能渡江而蘇峻侯景之徒輕兵數千徑至京邑莫之控御故控扼而不進雖衆不足越險而卒至雖少有餘我大祖旣渡江謀下慶集或有以隋晉之事諫止上以兵力不足者而上曰我已控上流可遂克也卒不煩攻而下此二路用師多少之數也荆襄遠而乘水竟下則似遠而實易淮甸近而水陸兼進主客相持則似近而實難也昔郝經爲元始祖謀下江南欲以輕兵綴襄漢而別出二軍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以渡江以虛用襄漢而以實用淮揚者遠近之

勢也然其後伯顏南伐日率大軍由襄陽入漢令劉整一軍出淮南整白於作顏欲自揚州渡江伯顏不可而遣阿朮遡流至青山磯渡江遂入鄂劉整以功後阿朮爲恨此則淮南渡爲難而襄陽渡爲易也今觀流賊烏合乞活之徒飢則四掠飽則他徒乘暇而進遇堅而退非有牽此出彼之竒非有用實擊虛之勢其所賴梟賊皆以騎取勝則一意用騎雖從賊之人所在如雲然不能整練步軍爲一軍使步騎兼濟而况能釋鞍馬而事舟楫以與我爭江湖之利也唐宋之亂處賊黃巢始自淮南渡江入宣浙至湖南沿湘江而逼荆襄復渡江而

卷十三

江南一

卅八

西大掠諸州又自采石渡向北且水且陸時北時南豈嘗預蓄舟楫臨渡而用之乎則有智謀過人之材能因勢而設竒也今此流賊其不能已可見矣特其在楚旣久窮困無所掠欲沿江東下以延旦夕之命江湖羣盜及舟師賈客可掠以載者所在不乏如其順流下道乘隙登岸西則饒信東則宣歙無向不可我豈得坐守石頭不爲之所哉愚以爲禦荆楚入江之賊當於楚襄二口練治水軍張設形勢斷其來路如宋人之所以拒元帥者則賊必不敢舍長用短窺我江道矣不然而縱其入江從下拒之則氣奪而易潰從上邀之則已過而難

及未見其得筭也雖然江南之立國自上流下攻者九而成事者三而已若自歷陽姑熟而至者往往一舉而破石頭秦畢孫揚之時江淮雲擾南北無復障蔽固其所也至於王敦蘇峻之徒京邑清閼藩鎮森立而一旦發難遂已不支然則金陵之守不足恃也賊若自淮而窺江則江外重地上自壽春合肥下自眞州瓜步必得精兵數萬分隸其間自爲首尾往來擊應而又先搜巢湖之水賊練通泰之鹽徒安插溧水陽羨之怨民無使從賊爲之接濟則雖有強敵猶不能不臨江歎息況於此輩蟻聚豕突能爲我患乎宋自瀛公之時元人勢重

卷十三

江南一

卅九

然其謀臣猶謂不當一路進軍欲下襄樊必出淮南以帝之欲下江南必先絕襄樊之援然則使荆楚之賊不臨江漢則雖突至江北未敢遽圖截江使江北之守屹成重鎮則在楚者亦未敢肆志南下也

周宏祖建康論

建康古揚州地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并稱雄鎮故淮安時建兵守府以文武重臣雖職司轉運亦云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其十衛陳列江左者浦子口五



衛和陽龍虎應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閣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縣瀋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和驛廣武衛設朱龍橋當鳳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揚重鎮在焉不爲慮也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曰采石而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之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

卷十三

江南一

四十

浸會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邛臨清淮安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亦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耳

劉李裴曰自古守淮莫難於謝元又莫難於楊行密謝元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萬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縱敵以入淮故也

張虞卿曰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地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嘗至溧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止一處得渡皆爲我憂使我斥堠旣明屯戍惟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江爲固可也雖無長江之險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元八千銳卒破之於淮淝豈非其效歟不然黃巢以竒兵八百泛舟卽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不足與守鮮克有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曰東南之勢可以拒操

卷十三

江南一

四十一

者長江也操旣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以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未有成功至於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他日功成畧如祜言故臣以爲有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瑜者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說者謂敵人以馬爲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爲難敵人便於作筏而江流迅急非筏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未嘗作筏也州縣一也有最爲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備預者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

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竹格蘇峻泛橫江侯景渡采石攷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宋之論邊防要害者有曰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却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爲強形勢然也淮甸羣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俯攻固非其利若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

卷十三

江南一

四十二

三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敵之進退落我計中萬全之策也又有曰無爲軍巢縣之濡須及東西關山川重復蓋昔人尺寸必爭之地大率巢湖之水上通焦湖濡須正扼其衝東西兩關從而左右輔翼之餽舟旣已堪通故雖有十萬之師未能使寇大江得逞其志淮西旣號地平而水陸要害皆可戰守稍加措置未易輕犯又有曰若金重兵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而江州軍出無爲軍便可爲淮西官軍之援又有曰自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崗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

餘皆蘆荻之場或犄岸斗絕湍勢水險難施舟楫又有  
曰采石渡在太平州界下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宣化  
渡在府界下采石江濶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相去六  
十里皆與和州對岸昔人人寇直犯馬家渡口杜充以  
萬衆不能捍亦嘗分兵犯采石太平州以鄉兵禦之遂  
退雖杜充處置有未盡善亦形勢使然馬家渡比采石  
尤爲要害又有曰和州馬江縣界可自北江車家渡徑  
充建康府馬家渡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充  
建康府之靖安兼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  
梁盤城亦可徑至宣化不滿三百里兀木曾於此路來

卷十三

江南一

四十三

至六合寨下并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  
宜於靖江渡埭沙夾相對三處防守所有北岸滁河口  
宣化雨處來路應和州東地分宜嚴切隄防

又有曰昨  
來金人自

黃州張家渡江由湖北鄂州武昌縣上  
軍大治縣界取山路以犯江西於興國  
山等處擺布防禦又有言曰漢陽沌口  
漢江下流湖北師司而隸尤宜嚴切隄防

嘉靖二十九年定沿江信地責令分將防守南湖嘴守  
備岸南自城子鎮至馬當北岸自龍坪至小孤山二百  
六十餘里領原設兵船而以九江一衛屬之安慶守備  
南岸自□□至池口北岸自小孤山至六百丈一百九  
十里領□兵五百人而以安慶一衛屬之新復荻港把

總南岸自池口至大信北岸計六百丈至西梁山三百二十里領水兵六百名而以建陽一衛屬之遊兵把總南岸自大信至高資北岸自西梁山至黃天蕩三百三十里領水兵一千二百餘名而以遊巡軍兵相兼分布圖山把總自高資至安港一百五十里領水兵民壯八百名而以鎮江一衛屬之儀真守備自黃天蕩至新港一百四十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真一衛屬之瓜州鎮巡江衛總操江水兵亦屬焉仍與揚州府江防同知協同防守本鎮民事則同知理之守備不與三江會口把總自新港至廟港一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名南湖

卷十三

江南一

四十四

嘴守備駐劄湖口安慶守備駐劄雷港荻港把總駐劄荻港遊兵把總駐劄上新河儀真守備駐劄儀真江口團山三江會口各駐劄本處不許仍前住居城市建炎南渡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流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之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以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

江寧縣志

社學洪武中每坊廂各建一區以學者行舊爲之師子弟悉令通孝經小學諸書誦讀之聲相聞其俊秀者選入郡學鄉飲酒禮旣舉於學又每坊卽社學爲會飲之地以禮一方高年行禮讀法如儀後漸湮廢嘉靖中學使楊宜稍簡諸生堪教習者與爲社學師數處至今相襲其後又廢萬歷中督撫朱大器移文修復未幾遷去後無復舉行者今除諸生所居及居民佃者入租於官其他多爲豪猾侵占不能盡攷云

卷十三

江南一

四十五

武弁襲替

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尙書臣丁賓等謹題爲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賜議處以彰國恩以恤祖功事武選清吏司案呈照得每年春秋二季遇有各衛指揮及千百戶老年病故其弟子男姪具告襲替通狀到部送司行衛拘集各舍親管保官鄰族人等研審明白又行該府查勘果無違碍本司仍詣小教場比試各舍弓馬得中者取具官吏人等保結前來備由案呈本部具奏又將原來情節分別類另咨文連人起送兵部查對先年貼黃之來歷功次相同彙送中軍都督府候 欽

差內官同五府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開列等第送回兵部方行具本連人引奏 欽准選授祖職給憑咨回南部通行各官到任支俸此從來舊例也近有南京和陽衛舍人褚維藩父故業已三年因貧不能起襲每起送屆期卽稱往返多費揭借無由屢告案候催至今春始得起送又查有興武衛舍人劉汝存龍江右衛舍人張國相江淮衛舍人李文元金吾左衛舍人戴志德等俱在京貧苦身故府軍左衛舍人周維縉孝陵衛舍人劉世文飛熊衛舍人湯執中興武衛舍人王存仁等俱選回在途貧苦身故爲照南京名衛之官軍俸轉差

卷十三

江南一

四十六

煩日損月瘠食無年飽身無完衣每值赴北襲替盤費無措或指俸米而揭措或向親友而哀求或賣房屋以充費或鬻兒女以營資萬苦千辛痛心酸鼻至於在北聽選守候動經數月多因資斧罄乏飢寒莫救而隕命異鄉者歲歲有之其或分文難辨稱貸無門甘棄祖廕終世不能襲者衛衛有之此輩始祖皆高皇帝與文皇帝開國靖難之功臣也以汗血之勤勞無罪而一朝絕之深可憫也且使留都武臣漸就凋零而衛所空虛亦可虞也本司職專選法若不急爲區處恐失列祖列宗酬功之至意也再照南都各衛軍官俱從國初陞授官

職世系貼黃版載南都較與在外省直衛所及都司所屬者不同且本部每春秋二季報勘其稽功查次至詳且慎若照北部事例會同各衛門官比試具由類奏卽移咨北部候命下准襲不惟可蘇武弁之困窮而且可全功臣之世爵也此亦 聖朝之至仁厚澤矣查得

國初南京總小旗補替至北京並鎗正統二年兵部左侍郎鄺埜題請改於南京兵部會官監並南京各文武官往時考滿俱赴北京萬歷四十一年吏部尙書趙煥題請改於南吏部類咨考滿夫旗役之勞費可恤何獨疲於官兵乎文臣之間關當念何難曲體乎武弁哉合

卷十三

江南一

四十七

無題請下兵部覆議以後南京襲替舍人具告以通狀到部聽本司研審明白仍復查勘與考貼黃功次來歷相同果無違碍依照北部事例會同守備及五府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備將對比過緣由及應否承襲情節照例具奏仍將取具衛所官吏人等保給各舍供圖及各祖父原領號紙移咨兵部查選候 命下之日該部移咨給文前來遵照選過員數行令各舍授職望闕謝恩免其赴京其中若有應查應駁者聽兵部照例查駁著爲定例其在外省直衛所務照舊例赴京聽選不援南都爲請庶京衛貧弁得以稍蘇而我 國家之



恩典愈以彰著其於邦政亦有裨益矣等因具結稟堂奉批准具題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南京各衛所官年來貧苦極矣每襲替北上必須稱貸而行卽約扣俸抵償故有到任數年不得食糧者有無親戚可借終身不得襲替者以至勉強出門飢寒相逼死於京師死於道路者且比比也赴闕受恩自是成例但此輩入選無資日就消耗二祖有靈亦必憫舊功而加惠者法窮則變此其時矣夫京衛皆洪永世臣且貼黃在原本不同於外衛況南北事同一體既經臣部詳審勘給仍照例會同多官比試類奏卽移咨兵部候命下之

卷十三

江南一

四十八

日准襲似亦恩不妨法者司所引補併考滿二例委果事體相類伏乞勅下兵部覆議施行則五十一衛之窮官兵戴百千年之厚澤所以上廣聖祖酬功之仁下激武臣孝忠之義者非淺鮮矣原係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賜議處以彰國恩以恤祖功事臣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張本固賈捧謹題請旨時萬歷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尙書臣丁賓武選清吏司郎中臣王宇主事臣都任兵部爲留都武弁窮極堪憐乞賜議處以彰國恩以恤祖功事該兵部題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

抄出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尙書丁賓等題前事等因又該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黃建中奏爲留都窮弁窮極堪憫襲職事例可援伏乞 聖慈速賜酌議以恤世爵以廣 皇仁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又該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郭一鶚揭爲留都武弁困極襲職事體宜酌懇極 聖慈霽發速賜議處以恤苦弁以廣國恩事等因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尙書丁賓等題疏稱留都武弁窮極堪憐等事要將南京衛所指揮千戶百戶等官員襲替聽南京兵部查勘明白會官比試具

卷十三

江南一

四十九

奏兵部類選比照總旗併鎗文官攷滿事例通免赴京又恐本部執泥成法酌議除指揮而獨免千戶百戶等官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揭稱留都武弁困極等事謂南京衛官襲替責成南部類咨此例通免赴京其便有四各一節爲照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襲替在各直省者本處親賈該都司該衛保結投部在南京者可由南京兵部查勘明白類咨連保結送部待人到齊送五府會同內臣錦衣兵科等官比試具奏本部通引大選此舊例也但衛官多貧衣糧匱乏或有資斧難措遲延過限而赴職者或有飢寒奔走在京在途而畢命者誠

可憐憫今南京兵部與科道連疏名將南京五十一衛所官襲替責成南部查堪明白送南京五府會官比試具奏仍咨部類選比照總旗併鎗文職考滿事例免其赴京蓋軫念武臣之至意況留都根本重考保全 祖宗創業之功裔疏中描寫艱難困苦之狀令人酸鼻腸碎何忍泥成法而困苦窮弁况南京衛所皆洪永不滅之功視各處續添虛冒新功者不同南部有黃選可查從來憑其咨送兼有五府內衛守備錦衣衛科臣可以比試與各處漫無統屬者不同及查總旗先年赴京併鎗後議改南文職從來赴京考滿近亦議改南人人稱

卷十三

江南一

五十

便揆之事例委果相同既經南京兵部與科道等題准具結前來相應依擬覆請候 命下行文知會以後南京五十一衛所指揮千百戶襲替及該優給優養者俱免赴京聽南京兵部備細查勘明白送南京五府會同內外守備及錦衣兵科比試具奏該將部各舍等結號紙咨部覆核類選發給文憑填寫號紙行令到任中間如有例應駁查者照舊駁查改正各直省無黃選可查無府科等衙門可比試者不得援引爲例等因萬歷四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本部署部事吏部左侍郎李誌等具題二十三日奉 旨依儀行

火甲條編疏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sup>臣</sup>丁賓等謹題爲  
地方總甲未經官雇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編徵錢募  
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sup>臣</sup>於萬歷三十四  
年間奉命蒞任操江兼署堂印隨據南京五城居民  
李自新劉鳴曉張應登金之鍊康恩焦藩陳邦彥林浹  
等將前事呈稱地方派編總甲火夫等役勢所不免但  
留都地廣人多編派清查更難向來優免號房雖以萬  
歷十四年海都御史題請簡可照繁冊爲準其餘衙門  
差使雖以萬歷一十六年兵部都察院所題請地方夫

卷十三江南一

五十一

差冊爲準總屬兵馬徯門人役在於民間私自科派私  
催總甲非當官雇募也乃行法既久諸弊叢生其私雇  
總甲本身既已冒濫工食且又通同吏胥緣爲姦請  
凡賣富催貧改移定限兼之非差四出虛增外酉又或  
遇火盜人命等事乃私催總甲仍報排門正身總甲出  
官無論正身家道或貧與富輒便一混牽累拘縻歲月  
破家亡身而正總甲受禍慘毒不可勝言矣先年居民  
張文學等呈請舉徵錢雇募之法蒙海都御史劄付巡  
視王御史等查議彼時下情未能一一上達而海都御  
史止將五城濫差夫役題請禁革其徵錢雇募之事

體尙在中止後蒙都察院左都御史奉 旨題覆內云  
南京王御史等例徵比銀雇募似應依議乃稱查審衆  
情一時尙未徧協合候移咨南邑都察院再行五城御  
史虛心酌議如果召募可行人心共願則將徵取優免  
及一切應行事宜議處停當具題等因到院奈向來猶  
未行城覆奏以致大小軍民受害日甚一日如在湯火  
之中仰望揀援莫如雇募伏乞早賜舉行恩德無量上  
呈等語 臣 等以爲事干通都未可輕舉至三十五六七  
等年除各縉紳屢次具揭請行雇募外其五城居民又  
屢次連名累牘訴告往往有泣下者且云雇募事問之

卷十三江南一

五十二

富人則富人願做問之貧人則貧人亦願做通都大小  
軍民人等無不稱便何不舉行 臣 又爲外府州縣舉行  
條編尙有田地山塘男子女口冊籍可查若南京十三  
門內外人家幾十餘萬臣等雖曾效法先臣王守仁編  
派排十家牌門冊以爲防守地方之計其中間門面似  
無滲漏然而竟無各家貧富等第冊籍則官府何從憑  
據議編雇募乃有居民劉鳴曉李自新康恩等稟稱身  
等同來私雇總甲原有出錢數目今既恐無憑據身等  
願將三十六年分一年之內各城各鋪大小人家貧富  
各出錢數公同會同名鋪寫冊一本名爲五城鋪冊送

官以備叅攷夫公門寫冊既不敢減少又誰肯寫多官府得此實有憑據庶幾可以行事蓋身等所慮不在出錢特以錢不經官收支難免飛橫禍大小人家日夕皆憂惶故欲將額定錢數納之官府以期杜絕諸累耳不幾日五城舖冊約千餘本居民劉鳴曉李自新等公同各本城大小貧富人家一齊送至臣處又各舖冊一本分頭呈送五城御史乃五城御史會陳易蔣貴傳宗臯王霖王萬祚公同到於臣處稱說通都百姓纔說舖冊遂翕然抄寫一齊送至公庭且求早賜行事則往歲所云半願身當半願雇募之說必爲從中陰欲阻攔者所

卷十三

江南一

五十三

誤斷非出於小民之口矣假令不與舉行召募非但先

臣海瑞題覆內云再行南京虛心酌議一節終屬未究而大小百姓屢屢成羣泣訴度量事勢竟不肯爲停止所當亟爲俯從臣乃將各城所遞舖冊分開日子每舖點出公正人役并貧人富人共三四人先期約定某舖某日到於都察院當臣之面稽查舖冊內人戶有無房屋舖面隱漏并相應優免人數及細問二十六年分冊上所開出錢之數虛實又將三等九則規條每舖較量時爲增減停妥似此稽查甫畢隨將各城原遞舖冊并臣面審情節一併盡寫在冊劄付各城御史令各到於

會同館覆查前項有無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并不合等則并不願出錢各情臣又先期徧出告示曉諭五城貧富百姓內云民間所遞舖冊本院雖已面審一番仍恐中間尙未有盡事宜復令五城御史在於會同館覆審你們大小百姓如有不願出錢者許到會同館當官告明本院卽爲俯從免派役錢乃五城御史覆查完日並無有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合等則并不願納錢者臣等猶不敢自信乃復會同大小九卿六科在於會同館號集遠近人民千餘人惟時九卿及科臣親問納錢雇募之法便民與否乃合口稱便又將百姓中

卷十三

江南一

五十四

之最貧者直令上前問其納錢雇募便民與否亦合口稱便諸臣又各各細問爾等窮人原無身家之累何必要行雇募又回云身等雖無重大家私平素亦在排門之例未免輪當正身總甲與富家一同受累且身等受累之日光身到官旣已無錢使用而妻兒在家飲食缺少又無人照管其情更苦以故情愿額定納錢用圖安靜等語臣又到五城御史云雇募之事從來會未舉行且南都地廣人衆中間或有諮訪不到未可信爲停妥□各御史又將會同館各所查名舖內有貧窮孤寡者各自窮親至於其家細訪端的因而沿途徧問民情稍

覺可憐者無不從寬派錢<sub>臣</sub>乃收取各御史審定名錢數鋪冊復令書等手集會一處督令細算五城見該出錢總數隨即摸倣前任題准範可照繁冊併地方夫差冊細查五城今日合用總甲火夫併當更夫括撥上陵燈等項燈夫併各公用家火器皿各該錢總數較之前項所定鋪錢尙有贏餘隨即會同五城御史將前各鋪所務各家錢數各行儘錢照減務令今日所派錢數與今日所用錢數一一相同乘此杜絕衙門多取以妨嫌弊隨照各花名所減錢數各鋪寫長單一張徧示大小人民<sub>臣</sub>又喚集五城原呈父老諸人到院問云徵錢雇

卷十三

江南一

五十五

募一節應否舉行各對云但得官府徵錢雇募在衙門人役既不得重科妄派且一切在官事體俱是雇募總甲自行承當別無正身總甲名色民間何等安靜當此之際卽此比照三十六年分私雇等項錢數徧派身等亦自甘心況今蒙將三十六年分私雇錢數內家家戶戶舉行等語臣於是乃喚集書筭手到於公衙將各鋪減錢長單照數填寫細戶由票分定日期令各細戶到於都察院將由票親領完畢遂於五月初一日各城御史曾陳易蔣貴傳宗臯王萬祚容大德相約開櫃各收夏季銅錢小納各遵日期各照由票踴躍爭先約錢如



市絕無拖欠隨經該城御史給發各甲夫工食等項種種支銷明立文案用備稽查自後各季收錢支錢俱係一體行事其每歲或有新增優免與事故之家相爲伸縮或將房屋拆卸與新增之房相爲伸縮中間一切查錢事情五城御史時時會同嚴加覺察務須通融計筭登時申說明白不得少容欺隱卽前原呈內所稱人命貽害地方最苦一節已經嚴革夥詐牽累捏詞代告各衙門諸弊臣猶設處於三山門神策門鳳臺門外各建造檢驗廳一所庶幾事有歸宿民間愈無騷擾云竊照爲政固在安民而安民莫要於除害先年兵部都察院

卷十三

江南一

五十六

所定簡可照繁冊并地方夫差冊向雖遵奉通行俱屬兵馬衙門人役私派私雇况又地方人民寬廣縱有飛差賣放連累正身等害其何能除乃今額徵房錢在官雇募并人命不許夥詐頓使前害一朝革去則旣可以下慰通都仰望之素心而先年都察院移咨南京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將名募事宜再行議處停當具題公案從此歸結矣緣由地方總甲未經官雇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理理合據實具題庶使遵奉刊刻書冊歲查收支登報循環永遠舉行爲此具本專差千戶朱世科賚捧

謹具題知

足兵訓武疏

巡視南京營務兼營巡倉監察御史王萬祚題爲留都營伍日凋虛文採練無益謹陳足兵訓武之實懇降旨整飭轉弱爲強以備緩急事竊惟金陵王氣紀自先秦我朝開基遂成豐鎬海內無事則已一朝有事則宮殿廡倉草澤英雄盡凱祇樹敵資宗廟園陵神聖在天有靈豈能自守故命大臣練重兵茲地所以擁陵寢保河山使聖子神孫兢兢爲首務二百年來設立教場及大小營神機營巡邏遊巡營新江口營邇因闕白之

卷十三

江南一

五十七

亂添設陸兵水兵營又以妖變添立標營星列碁布制豈不詳且周哉顧兵也者養之於無事以待有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我兵先寡將何以禦敵衆我兵先弱將何以禦敵強京營兵舊十萬有餘後乃日朘月削今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九千一百有奇神機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總之不盈三萬內則徒手寄操居十之二老稚疲癯居十之九所恃者止六營之一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二百餘人而已亦弱壯相參非其舊矣且亡住糧詞訟作缺避勞就

逸隨時掣去有缺無補一去不復數年之後寧復有兵江北門戶浦口營兵二千池河三千名在實亡去歲稍傳倭警營官神慘色沮胆戰心慄語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而今所以待之者安在哉正德年間倭奴以敗殘之餘三過江上如履無人之境嘉靖年間倭奴五千人入於櫻桃園殲我將士血污紅門而況今日兵又遜昔時遠甚而災變頻仍民窮思亂正盜賊蜂起之時倭奴敗琉球困朝鮮垂涎中國金帛子女嶺夷內訌方構引爲亂哉營弊百端未易悉數若死病當醫在救營伍之凋耗耳惟凋耗故欲拔選鋒而選鋒何處可拔

卷十三

江南一

五十八

欲汰弱兵而弱兵將何補代欲教武藝而所教原非其人欲明賞罰而賞罰明於何地祇令各衙門重之公差昔三人朋一差者今一人倍應典衣賣甲雇募不敷辱及營總預爲揭倩貂當使者計日筭錢認人斂直月糧操賞幾何安得不逃又責之養馬家有妻糧便號殷實口食不給飼料安出元黃藥染畜疾時生道路僵口賣子鬻女安得不逃夜巡緝賊職固宜然但奸穴淵藪椎埋競伏野曠人稀曰晝殺人入夜孤行寥寥孤卒姑保性命進則畏賊退則畏官刑安得不逃如此之類皆由兵寡當者愈苦苦則逃逃則愈寡矣萬歷十一年兵部

於每營題補至一萬一千三十五年題准選壯丁以充缺伍而當行不行耗而益耗者又五年於今矣急在燃眉禍不旋踵寧得坐視爲靡文苟延歲月乎臣竊爲目前之計必會司馬司農合而爲一以營法衛法分而爲二而後其病可痊耳今司馬不選軍則諉曰戶部無糧然而額定歲輸粟紅貫朽自在也司農不給糧則諉曰兵部無軍然而生齒浩繁翹竒待充非乏也兵老不選其禍至於籍寇兵糧腐不給其禍至於賈盜糧倉皇窮迫而緩不及事孰若室未雨而共計綢繆車未敗而令謀益輔之爲得哉夫衛所有正軍有餘丁有租充有投

卷十三

江南一

五十九

充種種分別毫不得混者此衛中明伍之法正擊刺善騎射陸搏虎水斷蛟十中選一百可當千者此營中選武之法也今動稱案籍拘例引嫌千百戶乘機挾取肥囊積年軍識營爲壟斷准項者未必宜兵宜兵者未必准頂無錢進身卽韓白李郭有老死溝壑耳國安得壯士而用之獨不思民間亡命盡人皆可爲兵獨於眞軍反多忌諱臣誠莫得其解爲宜盡捐腐陋之局痛陳刁勒之奸查出十一年舊額將二十餘衛軍不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健心神樸茂精彩煥發者儘作營兵最上爲選鋒次卽爲常伍有餘則補作駕船守門諸

役於各營內添出惴惴矮小力差弱耳未衰者充大小衙門官府跟隨導衛之用其耳聰自明手持足行儘足操弧負篋執矛荷戈何必壯丁法行自上始舊有仗財營窟投托隱占者勛功卿第各自清查俱係衛軍送還本兵一體審發少壯入營操演殷富責以圍牧定案如山不客生端再掣訟庭兩造不得住糧誤操用此法選補於大小教場各宜補足一萬一千神機巡邏遊巡亦然新江口縱不復舊額一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一萬□千五百人爲一師赳赳桓桓彪虎在羣而都城內外氣象自別浦口池河一時不能蒲萬亦先選各五千連

卷十三

江南一

六十

絡犄角聲勢相援至於考陵原額二千今亦宜於本衛軍餘挑選足一千寄操諸軍此空勢應撮回彼空者自爲簡補枹鼓雖驚松揪不動則 祖陵何地尙不寒心每營仍預取壯丁二百名爲聽補軍遇有事故兩軍接籍取補無煩拮据捍外衛內策無逾此或者曰水陸召募之兵堪以敵外數萬金錢之養費於浙兵京軍皆擔夫菜傭奚取徒多爲是大不然 祖宗執府衛爲兵戰則領符散則歸衛者爲子孫練兵之良法也卽月米爲餉正軍一石餘軍六斗者爲子孫省餉之良法也卽各營精兵六萬陸營水營亦各補足二千則彼此協力共

皆雄威合成一體既不致露弱偏枯啓驕悍要挾之端又不似他郡召募卽增餉坐索之擾不然則僅僅兩營浙卒豈有倚仗克敵之理而蚩蚩易種有怒相攫能保無狙詐作敵之憂哉借兵以護兵舍餉不營餉久長之計正不爲是耳補伍而後當議者四一曰蠲雜差以示優恤營軍不備戰守而備工差臨差不比技藝而比工錢當事寧盡糊心昧目耳自今伊始 勅下內外守備衙門正差撮差一概禁革龍袍及神帛銅器與青果板方磚石等杠原設錢糧盡寬內監動支雇募工部銷筭卽各船護送不得離近地看守不得過晨宿少蘇困軍

卷十三

江南一

六十一

可也一曰勤訓練以養實材今輪班進營逐日走隊金鼓旗幟非不可觀跳躍起伏傀儡兒戲侵晨而入抵已而出歲歲如是責之對敵茫然不知不若另立爲練法每五日以一日走陣四日演藝如火器千人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必千人精也某技大良某技次良衛總分試把總輪試坐營抽試皆躬較而心體之舉名則知其技舉一則知其百庶隊無不精習之士而營無不知兵之將兵敵有所恃無所畏有所恃則奮勇而直前無所畏則神全而氣定何敗之有一曰給器械以助軍威查得三十二年兵部每軍給弓銀三錢又烏銃數千以後

經催自備鈍戈敝甲斷弦絕羽狼筍枯株銃眼噴藥甚至三人共執一器深可憐憫而內庫所藏蓄積頗多國初鑄造鋼鋒勁利之器置之無用宜擇良有司暫領其事各就庫部領出修理再不足用照先年事例每兵量給價銀督令自備鉛彈火藥匠作刻期早辦早散勿致休班乾沒無筭度器與人相習有一器濟一器之用矣一曰增戰船以備水攻長江天塹舟戰爲上高檣巨艦駕用多人旋轉不便若沙唬二船沙船面濶底平可貯正兵唬船形尖身疾可貯竒兵爲用甚急舊制十年一造五年一修然而旋壞旋修則兵得船之利而官亦

卷十三

江南一

六十二

省造之費似不必盡拘年限新江口船舊四百有竒今存者百十隻耳作頭圖侵恣意延擱風雨朽壞薄板希釘竟難衝浪水營兵船多不滿百貪弁染指柳質易腐近更修飾載兵無幾篙師舵工手踈自炫膠舟可虞合無以造船職掌總屬兵曹專督歲修江海之濱舟操若神者實繁有徒與兵偕選雙輪激水之類并攷形同造此水軍之急務也更有宜議復設者諸營外列江口最要成祖屯重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率之舊例官軍住宿早晚點閱跬步難離今厭薄險遠如禦魑魅官棄伍而家居卒捨舟而城處纜舟漂泊寥無人知詰其所以

則江岸傾灘營場圯壞將臺軍壘湫淋瀉湍重鎮軍機  
廢弛至五六年矣徼天之幸時不再得亟宜培拓壘基  
容畜操衆䟽開兩河停泊舟櫓修復窩舖頓插巡軍卯  
西如故舟師翦射火攻逐樣演習把總六員緹舟畫地  
方分守仍與水營遊兵營繩貫聯爲常山蛇勢以六分  
中守以四分爲兩支同水遊兵防觀音港河口龍潭諸  
處而哨官帶領一出哨於梁山與荻港營兵會一出哨  
於天寧州與儀徵兵會上下江往來搜捕賊窩更番迭  
出首尾交錯血脉流盪汛地遊兵營亦期會適中處隨  
衆習操免致拋零武藝生澁庶江險爲我兵所據而敵

卷十三

江南一

六十三

不得乘耳又查嘉靖年間兵部因事預防有四面營盤  
選鋒伏場之建南如石子岡東如土山西如望江樓北  
如仙鶴觀麒麟舖東山寺等處墩臺纍纍一以控扼地  
形一以埋伏人馬承平日久或土民侵占或荒蕪積草  
今西尙有而東南北三面曠然失陷舊址可尋可不亟  
行查覆整立守望春秋閱視播威武以攝不軌之民乎  
新江口抵江浦驛三十里耳近聞新口相望頗近一  
葦可渡宜有重險之限長流得毋新江口船額若復其  
舊分支船以衛浦口東西兩岸對守戒嚴賊從水則夾  
擊之便從陸則擢遏之易乎浦口一營逼近榻卧廩棟



遼遠庾廩露積不患無糧而患無兵不患無兵而患無法青衿里中豪翼庇軍伍偷情驕玩誹謗告訐持將吏短長卽守禦莫敢誰何敢問其他一水僅隔法令頓殊至於池河相去彌遠指股同大冠履倒置軍民概處風俗澆漓莫可挽回蓋由武臣權輕彈壓無人末流至是合無比戶部例專差兵部司官駐札滁州巡守二處賞罰號令一出其手圉牧屯糧亦令帶轄豪良姦黨武斷窩訪剝軍擾官把持營衛者或關會京營拏治或竟移法司治究然後軍法不撓操練不虛外營庶其有瘳乎今衛民防倭旦夕難緩奉有 諭旨而兵工戶三部相

卷十三

江南一

六十四

視莫敢前者莫如浦口之城夫諸臣豈不知百萬生靈藉城爲捍敢易視哉芟波流浪漂蕩不常恐爲有力者所負閭閻折毀不便誰與萬辜者爲仇萬不得已之計竊以爲宜循萬豐門城墻舊人難得顧智勇謀畧足濟日用何如耳今在藉老臣名將豈盡無人有身經戰伐夙著勳名偶以病歸者有一眚掛彈抱負實竒桑榆可收者有據鞍矍鑠渭水堪奪金城可圖者與其閑置於林下孰若儲養於留都與其以好爵縻土木藻繪之形骸孰若以重祿優禦侮千城之耆碩出可搴旗卧堪借箸懇乞聖明特諭本兵搜求宿將起任南京五府鎮守江

南亦可以備西北不時之需則得大將一人賢於十萬師矣臣營幸差進目擊營務日衰實且深憂敢獻芻蕘伏乞 陸下電鑒下部再加查覆如果臣言不謬乞卽賜舉行其京營不無少補矣臣不勝惶悚謹敬待命之至

### 夏曹紀事

兵部惟武選司不預錢糧三司歲入頗多往年任支銷無攷武選鄭郎中因建議設總庫委一主事專管凡有支放俱說堂給劄方准發三司惡選倡此論因議及管庫不得委選司主事載之職掌至今仍之亦可笑也

### 卷十三

江南一

六十五

衛所襲替舍人舊例屬府衛分武選司移文該府勘給回照乃五府首領胥役故意遲延致悞咨送諸舍人若之武選耶王宇始查照邦政題准事例說堂免行府勘結禁各衛不許申府一聽本司行衛查堪明白將府結部結類送該府磨對限五日內粘照過部如結內字跡可疑該府止移文選司改正不許竟自駁查其或回文過限及違例行查府吏竟送法司究問諸舍人受德無窮矣

祖制各衛軍政官擇材受任故官名武選典名黃選非今循次而補也萬歷三十五年南武選馬郎中苦請托

難絕更立新法止就本衛挨補不問人地不論當否至使謫才司大屯大運大印以敗乃事而長才往往置無用之地乃如興武鷹揚留守後官員衆多聽用數十年不得補其他官少衛分黜革未幾旋進管事衆論鬩然不平致四十二年南管屯御史陳玉輝疏叅下兵部覆議南武選司始申明舊制更正職掌凡軍政員缺本衛有賢能官則以本衛補本衛無官或官未必賢則選別衛調補務使人地相宜從此官司留心知人而軍政亦稱得人矣

國初起運漕船皆造於南京龍江關提舉司永樂年間

卷十三

江南一

六十六

省直糧米民運至淮派撥運船因改建清江廠於淮安宣德間各省糧俱改本地交兌船亦撤回團造惟南京軍船不過江上寄派瓜儀二埧江南糧米仍民船裝至壩交卸故船仍在淮成造至萬歷元年改派州壩爲通江開南京軍船徑過江直抵水次領兌漕運都御史王廷瞻題請工部覆議遂將南京各衛運船復歸龍江廠修造緣各衛軍往南京費出南部由木南關抽分以便就改故費省而船堅二十八年淮廠匠作鑽謀運總條議改歸清江廠木價旣多且匠作不堅薄板釘稀不久輒壞兼以軍士守候經年運官監督不便因空船回塢

看護尤難南科祝世祿隨疏其苦下部未覆邇年丁甲疲累日甚萬歷四十三年南大司馬黃鍾梅公乃上疏請復歸龍江廠聽南工部目造此誠甦軍救運之急務乃命下工部竟置之不覆衆所稱便而廟堂之上羣不與之便所未解也

年來運務廢壞極矣船缺甲疲苦累運官降革監禁破家亡身者相望不絕每遇選用卽赴湯火不啻畏也萬歷四十三年武選郎中王宇議將各衛船甲酌量丁力通勻增減以救之蓋諸衛運船不齊有多踰百六十隻者有少不及二十隻者向原隨丁力而派日後人戶消

卷十三

江南一

六十七

長衛事變更者昔繁今簡雖增之不病其厲今殷昔乏自非減之莫甦其困矣况增者僅數隻而減者間至數十隻酌益濟虛實急救運困第一議大司馬黃公慨然舉行乃移咨漕撫值人言杜門遂高閣置之抑亦運衛之不幸也窮則變變則通以俟後之賢者

南京屬府衛所官最苦者莫如夜巡差緣京都裏十三門每夜設長巡鎮撫一員點閘門軍一員在鼓樓守發令牌每夜短巡官二員每員帶軍十名赴鼓樓領令牌往門上撞鎖次早赴中府經歷司回話五府屬五班更番共用夜巡官一百三十員食糧正軍一千三百名後

因留都缺伍掣去正軍將各衛餘丁充役餘丁差繁人少俱責各官雇募且非上供前差該府挑運柴米及勢豪婚喪備用日不給暇各官賠累不堪皆寧願辭任不願管事萬歷四十三年大司馬黃公准武選職方二司條議將夜巡軍減去其半驗定六百五十名每名月給口糧三斗凡勢豪婚喪借用一切禁止每官遇上直五日量給油燭五分以恤之而苦累庶乎其甦也

### 火甲

太祖所行火甲良法也每日總甲一名火夫五名沿門輪派富者雇人貧者自役有鑼有鼓有梆有鈴有燈籠

## 卷十三

江南一

六十八

火把人執一器人支一更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有更舖可蔽雨雪可拘犯人遇有事則舖之甲乙燈火相接鑼鼓相聞凡刀鎗兵器與救火之具一損壞有修舖家整理獨飛差與人命事種種弊端皆總甲當之甚至數年不結局此最害事所當急急更張者都察院都御史丁公洞察共苦變其法以三等九則征錢官法雇役總甲火夫何其簡便實 成祖北京所行法也但夜間鑼聲一過不復再聞戶聚一處便於抵換此更當一加意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十三終